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权威
速度
最短
时间
最快
阅读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 中 / 国 / 文 / 化 / 阅 / 读 / 书 / 目

台湾·康来新/著

Kang laixin

SHIQUDEDAGUANYUAN

HONGLOUMENG

红楼梦

失 / 去 / 的 / 大 / 观 / 园

快读

学图书馆



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。游丝软系飘春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。闺中女儿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释处，手把花锄出绣帘，忍踏落花来复去。柳丝榆荚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。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

读 / 书 / 目

国 学 权 威
最 短 时 间
最 快 速 度

台湾·康来新/著
Kang lai xin

SHIQUDEDAGUANYUAN
HONGLOUMENG

红楼梦

失 / 去 / 的 / 大 / 观 / 园

快读



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。游丝软系飘春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。闺中女儿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释处，手把花锄出绣帘，忍踏落花来复去。柳丝榆英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。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快读：失去的大观园 / 康来新编撰，-2版.-海口：
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，2003.12

(中国历代经典宝库)

ISBN 7-80564-873-5

I.红… II.康… III.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—缩写本
IV.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799 号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红楼梦快读——失去的大观园

编撰者：康来新

主 编：符国栋

副主编：周小华 高 丰

责任编辑：何晓玲 卫淑霞 杨伟祯

执行编校：丛 超 周小华 周 磊

※

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,海口市金盘区建设三横路2号)

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

2005年1月新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00

字数：1.2 千万 印数：0001—2000

书号：ISBN 7-80564-873-5/K · 27

全套定价(60册):1500.00(元)

总 序

一个中国古典知识 大众化的构想



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，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：中国文化的基调，是倾向于人间的；是关心人生，参与人生，反映人生的。我们的圣贤才智，历代著述，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，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。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，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，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，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；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，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；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、戏曲，村里讲谈的平话、小说……等等种种，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、乡土芬芳，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；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、对社会家国的情怀、对苍生万有的期待，激荡交融，相互辉耀，缤纷灿烂地造成了中国——平易近人、博大久远的中国。

可是，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，对于

这样一个历史悠久、胸怀天下的文明，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、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，可有多少认识？多少理解？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、把握的可能呢？

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，就是我们的莘莘学子、读书人，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，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？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？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，连“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”，遑论其他？

特别是近年以来，电视、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，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、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。西方一位著名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，固然说明了这一现象，但真正的问题，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，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“优势文化”的辐射圈内，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。

何况，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。自内在而言，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，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，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，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“小学”教育，属于读书人必备的“经学”常识，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，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。自外在而言，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，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，对传统意识的批判；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，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；它也同时疾风迅雷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，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

源，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，漫漶了精神的面。

几十年前，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在一份报告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欧洲力量的来源，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；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，才能真实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。

事实上，现代的学术研究，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。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，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；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，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，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“支援意识”的能量；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，除了科技以外，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。在这里，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、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，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，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，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。

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辑印行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。

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，我们也都看到，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，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，颠沛造次，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、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——孔子的汇编古籍、有教无类；刘向的校理众书、编目提要；郑玄的博古知今、遍注群经；乃至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，王心斋的深入民众、乐学教育……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，或由政府的推动，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、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。

辛亥革命以来，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、读经运动的倡行；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撰印行了相当数量、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。遗憾的是，时代的变动太大，现实的条件也差，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，拙于宣导，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；这一切，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，和它的大众化，离了题，触了礁。

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，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，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，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。

我们的基本态度是：中国的古典知识，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。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，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，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，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遗产的事业中来；何况，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，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，那么大的生活意义——说得更彻底些，这类经典，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。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？

为此，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，除了文笔的生动流畅外，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专家、学者，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，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、深入浅出、趣味化、生活化的蕴义。

也是为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书，除了面向多层次的读者外，还考虑到青少年读者。毕竟，这是一种文化扎根

的事业，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。在最有吸收力、阅读力的年岁，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，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、广博的经验为友，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，而我们所谓的“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”，才不会是一句口号。

这也意味了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期盼，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。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中国的知识、中国的创作，能够回流反哺，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，都能喜爱它、阅读它。

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，它的包容与广大。每一时代，每一情境，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；它们或惊或叹、或悲或喜，或温柔敦厚、或鹏飞万里，虽然形式多端、诉求有异，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。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：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。像《四库全书》对佛典道藏的排斥，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，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中国的科技知识、经济探讨、敦煌遗墨，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、历史价值的肯定、多样内容的考量下，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，归纳综合，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五十八部经典。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，希望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

我们所以采用“经典”二字为这六十部书的结集定名，一方面是一——《说文解字》所释的，“经”是一种

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；《广韵》所说的，“典”是一种法，一种规则。它们的交织运作，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，生活的秩序，情感的条理。另一方面——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：它们是“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”一些书。我们相信，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，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。

与这个信念相表里，我们在这六十部经典的编印上，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。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，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，我们企冀于提供的，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。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，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，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，阻碍了可能的欣赏，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宗旨了。

但在另一种意义上，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，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，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；当然，这也意味了它是一种新的解释，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。

也是在这种种实质的、阅读的要求下，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去取，有所融汇与变通。譬如，原典最大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，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，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。新版的《帝王的镜子》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，形式也类同袁枚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体裁，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，虽然字数浓缩了，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，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。其他的部分经典，也有类似的写法。

这方面，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。远的不谈，就以汤恩比的《历史研究》来说，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，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，畅销一时，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。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再如，原书最少的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，短短五千言，我们却相对地扩充、阐释，完成了十来万字的《生命的大智慧》。又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书，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，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，各有删节，避免了雷同繁复。……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，体裁富丽，笔路万殊，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，也有过个别的协调，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，交互运用，以便既能充分发挥原典精神，又能照顾现实需要，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。

无论如何，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，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、知识成果。我们明白，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，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，个人发挥，我们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。

这套书，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，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缺，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，循序渐进，自浅而深。但愿我们的读者，在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之余，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，去作更高深的研究，缔造更丰富的成果；上下古今，纵横万里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。

是的，我们衷心希望，这套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印，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；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；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；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，在漫漫书海中，照出一条知识的、远航的路——

也许，若干年后，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，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，弦歌不辍，永世长青地开启着、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。

历史在期待。

主 编 识

致读者书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大家“好”！

如果，如果世上的事，都一个“好”字可以“了”，那么该是多么的痛快与过瘾。

《红楼梦》原书有一首《好了歌》，跛足道人的歌者，麻鞋鹤衣，疯狂落拓里，歌尽世人明知神仙逍遥之“好”，却偏偏仍然执迷于尘俗各种“忘不了”的一份矛盾，明知其“好”，却又不能“了”，人生而如此，自是苦海无边了。

这样一首彰显主题意识的歌，在这本改写的作品中，却被忍痛割爱了，那么，这样的改作，可能“好”吗？

正因为原书是这样的丰富与伟大，故而举笔改写之际，总感无限沉重的压力，好象心底有一块永不落地的“石头”，又好象总是置身一场永远不能清醒的“红楼梦”梦里，好苦！好难！



其实，何苦这样呢？突然，石头落地，长梦醒来，好像茅塞顿开，豁然贯通了。但求尽心尽力而为，唯愿这份诚挚化做小小的钥匙一枚，因为那扇门背后才是《红楼梦》原始的广袤天地，改作只是通往原作的一个门径，改作原不能替代原来的经典，然而又多么希望因为这部改作，从而引发少年读者进一步探寻原典的意愿啊！

心理的障碍虽然撤除了，实际的工作还是困难重重，原作出现的人物多达四百余位，故事长达一百二十回，将近百万之言上下。就单纯只是从中简约，说什么也够让人左右为难，提放不下的。于是，只好凭着个人最真切深刻的感受，挥起大刀与阔斧，横心剪删，却不免还是怕伤害到了原典。

当然简约删裁之际，终不免关系于主观的尺度问题，其实阅读《红楼梦》以来，所能深深体会的，也正是“标准尺度”的界定。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，究竟在各种生活的项目中，什么是真、假、有、无呢？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取应该舍的呢？反复向字里行间寻索，啊，所谓的真假有无，可能还是在于一己切身的感受与追寻吧！我佩服书中的甄士隐与贾宝玉，他们并不以梦里的教训为戒，务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，去真实面对人生残酷的考验，从而在痛苦里勘悟，这样正视生命的勇气，这样诚实的怀疑，清明的彻悟，最后平静的顺服，才真真是人中之人，凡俗中的凡俗，才真真是人上之人，凡俗中的不俗吧！当一切归于幻灭

虚无时，曾经当真掌握过的真实，又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份真诚追寻的过程吧！

所以必须先撇开耿耿于褒贬的得失计较，因为至少在进行改写过程间，我个人是怀以无比的真诚与虔诚啊！如果我用这样的理由，来请求各位的包容与了解，各位可能领首接受吗？

而改写《红楼梦》的困难，还不单纯是作品本身的问题；这部争论不下的书，屡屡牵引出作品外圈的问题，就像原书的作者是谁？

才是大清早起来，闻到酒香，就忍不住狂饮的欲望。秋风更兼秋雨，寒湿凛冽袭来，为了这么一位诗酒风流的好朋友，索性解下怀里佩刀，去典当几文银钱，也好沽酒来喝。

佩刀质酒的人是敦诚，至于那位诗酒如狂的仁兄呢？他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呀！竟然可以赢得友朋这样热烈而慷慨的爱戴、呵护！

深黯的肤色，胖胖的身材，顶着一颗聪明的大头颅，所到之处，便酿出温暖的一阵春风。呵呵谈笑，痛快饮酒，说起故事来，尤其娓娓动听。怎么只要有他在，日光月阴便如飞而去，从来也不会感觉任何的无聊？

朋友们喊他“芹圃”、“雪芹”、“芹溪”、“芹溪居士”或者“梦阮”。呵，这么多字呀号的，把人都搅和不清了。当我们展读《红楼梦》，在第一回中，可以知悉这部书的写作缘起，乃是由“曹雪芹于悼红轩中，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

分出章回”，于是两百多年来，大多数读者便因此相信这位“曹雪芹”就是这部书的作者。

可叹的是：如此金石之作的作者，有关他生平的直接史料是这样的零星稀少。这多少像文学史上许多的古典小说吧！总要耗尽学者许多工夫先去辨识作者是谁，而这些作者又不像从事诗文写作之流，往往因为传世作品，或者作者本身事功以及宦海生涯，而可以在青史上捕捉一个生平的大概。仿佛小说的写作，是不能堂而皇之登上大雅的。而曹雪芹尤其像是一生潦倒，未曾涉身官场的落拓之人……

要感谢许多红学的学者们，是他们孜孜的努力，是他们从当年曹雪芹友朋的诗文里（像敦敏、敦诚兄弟，像张宜泉……），爬梳清理，逐渐使曹雪芹朦胧的身影清楚起来，雪芹被家族命名为“”，曹霪，字雪芹。这“霪”，极可能缘于家族喜用《诗经》命名的习惯，《诗经：小雅·信南山》中不就有“上天同雪，雨雪霏霏，益以霏霏，既优既渥，既霪既足，生我百谷”的句子么？因为诗里“雪”、“霪”的关合，所以才会有“雪芹”的字吧！至于其他的什么“芹圃”、“芹溪”、“芹溪居士”、“梦阮”等，可能都是别号了。

“霪”固然典出《诗经》，但极可能也是出于圣主养民、仁霪恩洽的一份感谢之忧。说到这，就要涉及曹氏家族与皇室的关系了。原来这个家族是满化的汉人，属正白旗包衣，包衣是旗主的奴隶和

世仆，属内务府统领，往往是皇帝的亲臣近臣，经常掌握特种财务机构，如盐务、钞关、织造、海关等等的职权，算是极有权势的一项肥差吧！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似因与康熙特殊的关系，开始荣显起来，奉派为江宁织造，以后雪芹的祖父曹寅也继任这个职位，并曾担任康熙皇帝南巡时的接驾工作。也就是在曹寅时代，这个家族达到中天的辉煌灿烂，物质的繁华不必说，更重要的是诗书文学传统的建立——与诗文名家来往唱和、购买、搜藏、印刷大量的书籍，成立家族的戏班……这种种就成为小小雪芹成年后写作的不懈泉源了，然而，这世上没有百日红的花朵，更没有不变的好时日可以长享，等到雍正皇帝继位，因为种种政治的牵连纠葛，曹家败落了，光景相当惨淡。到了一七一五年，康熙皇帝特令曹寅过继的儿子曹頔（许多人相信曹頔便是雪芹的父亲）承袭袭职，算是救了这一家人，曹家对此浩荡宏恩，十分感戴，所以推断：彼时出生的曹雪芹，正因家人为纪念皇恩，而被命名为“霑”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定论，因为也持有一说：小婴儿是在稍后的一七二四年，雍正初年而出生的。生年不可考，根本生年就是从贵人猜疑的卒年推算的，卒年是乾隆二十七年的除夕（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），抑或是乾隆二十八年的除夕（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）？这些生生死死的年代日期，每每成为红学考证的热门话题，彼此纠缠不清。

呵，先不理这些恼人棘手的问题吧！对于初访

红楼的读者，生卒的年代可能纯是数字而已，并不能唤起我们对作品欣赏的生动联想呢！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宁可多知道作者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脾气与性情，是不是？

是的，雪芹爱酒，“梦阮”别号，该是起于“梦阮籍”吧！而阮籍，竹林七贤里的人物，正是逍遥竹林，寄情诗酒的风流名士呀。雪芹嗜酒，但对于诗作似乎要矜持许多，朋友们说他的诗清新不俗，却不轻易下笔。他自己呢，每每要这样开玩笑——“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，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，我即为之作书”，（烧鸭？那岂不是史湘云的宠物之一吗？）

曹雪芹的高傲也是出了名的，但是这份高傲是向上不向下的。他一身傲骨，不阿附权贵；却又是一副出奇温热的情肠，帮助好友渡过生计艰难的关口。为教于景廉扎糊风筝的技巧，特别编述风筝谱，不过诚心期望天下伤残无告之人，可以藉此一技，谋得生活的能力。又像周济已濒绝境的白嫗，接养家中。有一位董显邦，就正因初次晤面，遂深深感动于雪芹的义行，以后才会为曹氏的《废艺斋集稿》，写下一篇至诚的序文。

如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发现的《废艺斋集稿》，确实是品可信的曹氏真迹，那么雪芹真真可谓是多才多艺的一位少有读书人了，他的才艺不仅止于书斋里的诗画创作和鉴赏（雪芹擅绘石头，并能鉴别字画），最为难得的是，出身如此高